

韩松 科幻之笔是一种警醒

【文/张晓雯 图/资料】

刘慈欣曾说自己“对人不感兴趣，只对科学感兴趣。”对此，上海交通大学科学史和科学文化研究院院长江晓原教授曾经评价过：“他是唯一坚守科学的异数，相比之下，王晋康和韩松明显是反思科学的。”

在韩松的作品中少见平行宇宙、时空隧道等技术类命题，他不将科幻作为故事背景，而是在人类的人性情感里故事里切入科技元素。从这个层面上说，科幻是具有大众价值的，韩松对科幻这一载体的运用突破了类型文学的局限，接近纯文学的理解高度。

说起韩松对科幻的兴趣，要源于他1982年参加了联合国举办的“外空探索——中学生征文比赛”，科幻向他呈现出“一个光怪陆离、难以触及、拥有自己内在逻辑的世界”。作为60后，他一出生就处于交通工具大革命的时代，汽车、火车、飞机、地铁等均已诞生。三十岁不到时，他买了第一台笔记本电脑。1997年上网，闯入一个“崭新的巨大世界”。三年前，《生活周刊》采访韩松时，他表示：“我认为科学跟人性的关系，是科幻小说唯一的主题。”人如何运用这些科技，如何在科技所带来的便捷与伦理困境中自处，比起三年前更具真切感了，3D打印、智能机器人等发明已渗透进日常生活。同时身为新华社媒体人的韩松，一边报道着日新月异的中国当代现实，一边构建着属于他自己充满着思辨色彩的阴郁荒诞。

重新定义了人的医疗时代

Q：介绍一下新书《驱魔》，是怎么设计人工智能与医疗结合的背景的？

A：在《驱魔》里面写的医疗人工智能叫做“司命”，有一点类似于上帝的存在，掌控着整个未来的医院船。它被制造出来原本是为了治疗疾病，但是在漫长的算法演化过程之中，逐渐意识到如果不消灭人类，不消灭生命本身，不可能消灭疾病。与此同时，被赶出病房的医生们也成立了一个影子医院，试图夺回医院船的控制权。人工智能和人类进行正面的对决。在我为“医院三部曲”设定的“药时代”中，医院是复杂的，是控制一切的中心，而生命就是最高的一切。然而，几乎每一样先进的东西到后来都伴随着一种毁灭的可能，如核武器、纳米技术、基因工程。拥有人工智能的医院就能重新定义人，能重新定义生命。

Q：涉及大量算法和医疗相关知识，你说过所有的科幻都应该“硬科幻”，在技术细节上你都会怎么做准备？

A：现在的信息渠道已经非常多了，不用什么准备，铺天盖地都是知识储备。我也参加过医生的研讨会，他们讨论最先被取代的会是哪科医生？底下的人回答说是检验科。现在，培养一个医生需要10年，而人工智能可以用一天积累医生10年看过的病历、病案，不收红包，且手术、检验的精确度远远高于医



《驱魔》

作者：韩松

出版社：上海文艺出版社

创造者和被创造者的
关系成了科幻持续的
母题，我认为科幻的
核心命题就是创造和
毁灭。

生。我看过资料，世界范围内医疗事故造成的死亡率排第三位。医生研讨会的观点认为作为一个整体，他们不会被取代，因为医生可以跟病人面对面地进行眼神与心灵的交流。但《未来简史》里说，AI有一天能够发展到通过算法把各种与病人交流的情况考虑得比医生更周全，还能探测到病人的心理、身体活动、体温和情绪的变化，做出更好的交流，那本书里认为是可以取代的。

Q：那你作为科幻作家立场的观点是什么？

A：仍然解决不了根本的问题。人工智能被创造出来的目的是消除人的痛苦，但矛盾的是，人这种动物有天生追求痛苦的取向。《驱魔》里的程序是按照战争设计的，是一场病人与医生、死神的战争，人是热爱战争的，把人救活后他们会马上去送死。AI就存在这么一个目的悖论，它产生之后的目的是什么？200年前，即1818年世界上第一部真正意义上的科幻小说《弗兰肯斯坦》就在探讨这样的问题，讲的是一名热衷于生物起源的科学家造出一个和人一样有智力，和自己很像的替代品，后来这个怪物就开始困惑、孤独，不知道该做什么，最后反过来毁灭了创造者。创造者和被创造者的关系成了科幻持续的母题，我认为科幻的核心命题就是创造和毁灭。